

河源，生命之源

□李晓东

河源采风归来，数月未动笔，当然主要是“拖延症”的老毛病又在作祟，更深层本质，是不知从哪个角度写这块我只游历了两天的土地。

初知河源地名，并非来自地理书，而是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我们考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看温儒敏简介，广东河源紫金县，当时我还从未出过故乡山西一步，广东在想象中繁华而遥远，河源、紫金，更是识其名而不知其地。不料，这次参加中国平安“春暖花开”扶贫采风活动，所到之地就是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主要活动地域之一，是龙窝镇。连忙上网查温老师信息，故乡果然是紫金龙窝镇。突然有一种穿越时空来看你的奇妙和亲切。虽然认识有限，未能考上北大中文系，成为温老师学生，但读其著作增长知识，获得学历，也可算私淑弟子了，寻访老师故乡，有种油然而生的温情。

河源地处广东东北部，虽属珠三角城市群，距广州机场不足三小时车程，却依然贫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源乃东江中上游，而东江，承担着为香港送水的任务。为了香港700万人能喝上安全、洁净的水，河源一直没有大力发展工业，保护香港水源地，成了河源最重要的使命。行走在紫金县的乡镇，没有高楼，所多见的，是水泥或者红砖建造的二层小楼。有的房子脚手架还没有拆，看似未完工的工地。走进屋子一看，家具被褥俱全。一问才知，主人已入住多年，因财力所限，只能先入住，有点钱了，再一点点装修改善。看着水泥预制板的屋顶和裸露的红砖，想起香港的富贵繁华，竟一时不知今夕何夕。

门外坡下，东江水静静流过。前夜下过雨，水有些浑，是土的颜色。雨水从河岸挟带泥土进入河中，没有任何工业污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四十年，工业排放污染了空气、土壤、河流。我的故乡山西，最著名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汾河流水哗啦啦，亲吃蛋下河洗衣裳的田园景象，随着洗煤厂、化工厂排出的废水，日渐消失了。我家住在山西的另一条重要河流浊漳河畔，上小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河里鱼虾众多，孩子们就在岸边，拿自己用窗纱扎的小网，一伸手，就能捞上好几条小鱼，很少落空，放在罐头瓶里，整齐地游来游去。尤其是春天，针尖大小的鱼苗把河面都占满了，不用网子，手一捧，就能掏出好几条。常常奇怪，这么多鱼，到夏天怎么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大鱼吃小鱼，绝大多数，都成了同类的食物。可知道也没用了，清澈

的河水，突然白如牛奶，仿佛浓得流不动。忽一日，又化作红色，有时还红中带绿，色彩艳丽夺目。当然，大多数时候漆黑如墨。鱼虾们自然无所藏身，销声匿迹。在中央巡视组工作期间，巡视山东，山东省治理水体污染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河流恢复鱼类生长。可见，河流绝鱼，非山西独有。

夏天时节，孩子们常下河游泳，不会游的，在河里蹒跚脚步走路，享受浮力的快乐，偶尔呛口水，腥而甜。想尿了，上岸来解决，不知从哪里听到，但大家都坚信，尿到河里丧良心，夜里会尿炕。乱排污的厂子，却不管什么丧不丧良心尿不尿炕，直把阮章霖先生热情讴歌的漳河水变成了脏河水。正因为河流污染屡禁不绝，极难治理，全国才普遍实行河长制。一条没有污染的河流，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浪漫依然的风采下，包含了多少无声的付出！

河源，不仅是东方明珠璀璨之源，在中国革命史上同样留下伟大记忆。苏区，无论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还是闽浙赣苏区，都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岁月。但到河源，你会发现，苏区依然存在，是紫金县的一个乡镇——苏区镇——1957年改炮子乡改名为苏区公社。中国革命史上，为纪念牺牲的将领，曾用牺牲者的名字命名地名。最著名的，1942年，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地山西辽县，更名为左权县。我的家乡乡武乡县，与左权县交界，看到路上经过的汽车上，写着“左权……”，听大人说“左权家……”感觉这县名很厉害，很“有权”。但我外公，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偶尔会把左权县叫成辽县、辽州。我不明白，他说，“左权以前叫辽县，左权死在那里，就叫左权了”。一个县和一个人发生联系，我半懂不懂地知道了一些。与之类似的，黑龙江有尚志县、靖宇县，陕西有志丹县、子长县。山西还有两个乡，刘胡兰乡和尹灵芝乡，为纪念两位女英雄。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不”，其中之一，为“不以人名做地名”。“苏区”，不是人名，却具有更有庄严的意义。

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炮子圩建立农会。1927年4月26日，“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八一南昌起义之前，秋收起义之前，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不到半个月，炮子圩即爆发了农民暴动，成立紫金县人民政府，11月底，又建立苏维埃政府，是全国最早的农民暴动和苏维埃政府，比中央苏区还早三年。把“苏区”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归于河源紫金，渊源有自，名至实归。

苏维埃政府旧址，至今犹存，当地称“红屋”。红色外墙的房子，经历

了九十多年风霜雨雪，依然完整、坚固。颜色红得发暗，仿佛烈士鲜血的色泽，又仿佛“天安门红”一样颜色。我们走进旧址，中间是天井，周围一间间房子，其中一间的牌子上写着“周恩来路居地”。暴动前，时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到紫金县指导武装斗争。其时，周恩来发着高烧，拖着病体，详细询问了起义准备的各项情况。初试锋芒的紫金农军出手不凡，仅用一夜，就占领县城，夺取县政权。彭湃为首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声势浩大，而紫金农民运动，是它的起源和先声。

距离紫金苏维埃政府旧址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山坡下的平地，绿草青青。一块石碑，上书两字“血田”。我们排成一列，向这块地，以及这块田地上曾经发生的牺牲致敬。1928年，国民党黄旭初部大举进攻紫金苏维埃政府，四月初，在这块地上集体枪杀革命干部群众280多人，十月初，又枪杀170多人，鲜血染红了稻田，流进江河。血田上，一组雕塑，带链者、牺牲者、受难者，根本上，是反抗者、奋斗者、挺立者。铁的雕塑，显出铁的颜色和硬的光泽。铁和血，构成了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革命的核心要素，铁的反抗和血的牺牲，铁的坚毅和血的温度。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紫金苏区，就是第一粒火种。

血田旁，种植许多李子树。树不高，果实结得很稠，果粒小而圆，深绿里映出深红。可能是姓的关系吧，我从小就对李子很是偏爱。虽然我家乡有谚语“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拍死人”，我却甘愿冒了生命危险去尝试，即使聪明的七岁童王戎老先生一千多年前就聪明地指出“道旁苦李”不可食，我和当时的小伙伴也全然不顾，当然，也没听说过这著名的典故。把绿的李子摘下，在麦秸垛上掏个洞，绿李子放进去，三四天就捂红了。有一次，丢了家门钥匙，不敢回家，带着弟弟去流浪，到天黑，人大找见了我们。锁子已被刮出弹簧，随着用任何一把钥匙打开了。妈妈没打我们，甚至一句厉害话也没说。几天后去掏李子，却一把掏出了钥匙。拿着钥匙飞奔回家，妈妈说，没用了，你们拿去玩吧。现在想想，不仅因我脾气好，最本质的，我爸爸在煤矿工作，每月有工资，虽然不高，但买两把铁锁头没问题，比起纯粹是农民的村里其他人人家，要宽裕很多。马克思主义讲经济是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艺术宗教等”，的确如此。河源依然贫困，这道旁之李，就是扶贫项目所植。

幼年养下的李子馋虫蠢蠢欲动，我不禁伸手偷偷摘了个，不洗，生榨咬下去。做好了酸倒牙，满口直痒的准备……不料，又甜又满！再一看，李子肉都鲜红、甚至是血红的。忽然想起，朱德总司令在我老家山西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旁手植的杨树，每一截树枝掰开，都嵌着一枚规则的五角星。这李子肉，也是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吗？见我们摘李子，村人没有不高兴，有人还摘了许多送给我们，我好好地过了把老瘾！我不知其名，暗暗叫它们“血李”，血田边的李子。道旁之李，同样枝繁子茂，味美色鲜。“血沃中原肥劲草”，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后代的我们，能平安宁地吃上李子，孩子们不因丢了家门钥匙就被贫穷的父母责打吗？

河源紫金，是中国平安集团对口帮扶地区。未脱贫村，都驻了平安集团的帮扶人员。脱贫攻坚，是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任务最紧迫的。我们见到了平安集团分管扶贫工作的负责人，多年来，他走遍平安帮扶的省、市、县也去了大多数。黑而瘦，精神却很不错，说起帮扶来，头头是道，甚至熟悉重点帮扶对象家里的具体情况。精准扶贫，不仅精准到人，而且要精准到事，针对每家具体情况，制定一户一策、一村一品的帮扶措施。时惟五月，清明刚过，正是新茶上市季节，茶园里，茶农弯腰采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士大夫的审美观照，采茶山坡下，欣然见翠芽，是农人获得收入、改善生活的辛勤劳动。可能是出身农村的缘故吧，我一直忘不了初中时学过吴伯箫散文《菜园小记》开头的“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因此，对有实际收益的采茶，比非功利之采菊，更觉亲切。我们也戴上草帽、挎上篮子，作一回茶农。矮矮的茶树上，尖端生出绿绿的嫩芽，掐一尖放到篮子里，很细小，要采满一篮，得多少工夫啊！

茶田不远处，有一棚棚，里边放了炒茶机、烘干机，现场采，现场制作，颇有些DIY的时尚感。制好装袋，每个袋子上，都有平安集团的LOGO。原来，茶园、制茶、卖茶，都是平安集团扶贫产业链上的一环。平安集团是中国唯一全牌照金融企业，覆盖全国的网点，为茶叶的销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渠道保障，平安的品牌信誉极大增强消费者信心，数量庞大的客户群，则为茶叶储备了巨量消费者。在甘肃天水挂职工作时，亲身参与扶贫工作，自己感觉对扶贫还有点常识和心得，见到平安集团扶贫模式，依然大为赞叹。扶贫开发，把开发和扶贫结合起来，脱贫才可持久，乡村才能真正走向振兴、延续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李晓东，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的。忽然想起，朱德总司令在我老家山西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旁手植的杨树，每一截树枝掰开，都嵌着一枚规则的五角星。这李子肉，也是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吗？见我们摘李子，村人没有不高兴，有人还摘了许多送给我们，我好好地过了把老瘾！我不知其名，暗暗叫它们“血李”，血田边的李子。道旁之李，同样枝繁子茂，味美色鲜。“血沃中原肥劲草”，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后代的我们，能平安宁地吃上李子，孩子们不因丢了家门钥匙就被贫穷的父母责打吗？

河源紫金，是中国平安集团对口帮扶地区。未脱贫村，都驻了平安集团的帮扶人员。脱贫攻坚，是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任务最紧迫的。我们见到了平安集团分管扶贫工作的负责人，多年来，他走遍平安帮扶的省、市、县也去了大多数。黑而瘦，精神却很不错，说起帮扶来，头头是道，甚至熟悉重点帮扶对象家里的具体情况。精准扶贫，不仅精准到人，而且要精准到事，针对每家具体情况，制定一户一策、一村一品的帮扶措施。时惟五月，清明刚过，正是新茶上市季节，茶园里，茶农弯腰采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士大夫的审美观照，采茶山坡下，欣然见翠芽，是农人获得收入、改善生活的辛勤劳动。可能是出身农村的缘故吧，我一直忘不了初中时学过吴伯箫散文《菜园小记》开头的“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因此，对有实际收益的采茶，比非功利之采菊，更觉亲切。我们也戴上草帽、挎上篮子，作一回茶农。矮矮的茶树上，尖端生出绿绿的嫩芽，掐一尖放到篮子里，很细小，要采满一篮，得多少工夫啊！

茶田不远处，有一棚棚，里边放了炒茶机、烘干机，现场采，现场制作，颇有些DIY的时尚感。制好装袋，每个袋子上，都有平安集团的LOGO。原来，茶园、制茶、卖茶，都是平安集团扶贫产业链上的一环。平安集团是中国唯一全牌照金融企业，覆盖全国的网点，为茶叶的销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渠道保障，平安的品牌信誉极大增强消费者信心，数量庞大的客户群，则为茶叶储备了巨量消费者。在甘肃天水挂职工作时，亲身参与扶贫工作，自己感觉对扶贫还有点常识和心得，见到平安集团扶贫模式，依然大为赞叹。扶贫开发，把开发和扶贫结合起来，脱贫才可持久，乡村才能真正走向振兴、延续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李晓东，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李晓东，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李晓东，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文/解利忠

诗集《诗意的生活》出版后，一位诗友写道：“你的文字是你心灵开出的花朵，是你心灵自由的歌。用文字取悦自己，就像生一炉火给自己，哪怕路人只看到一缕烟，而看不到你被炉火映红的脸”。这话有些溢美，却也道出了我的心声。不过，我深信：路人总是能看到我“被炉火映红的脸”。

不夸张地讲，我的心里一直是有山有水有诗的。混迹于城市多少年了，人模人样地出入于各种场合。我看到过的，不只是权贵的派头，不只是他们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看到过的不只是那等级森严的所谓的“仪式”、“礼教”；看到过的不只是金钱堆积起来的富丽堂皇的亭堂楼阁，更多时，关注的是大厅顶上，不经意的墙角处，那闪着光亮的一盏圆灯。我总觉得，能关注到那角落里的一束亮光的人，比起聚光灯下走红地毯的明星，情趣上不只不差，有时还可能高出许多。

愚 痴如我者，曾试着也想改变自己。改变的要有所谓“领导的风度”，气势轩宇，前呼后拥；改变的要有所谓“学者的派头”，侃侃而谈，一泻千里；改变的要有所谓“城里人的精明”，眉来眼去，全是故事。可终究是——赶鸭子上架，我几乎吃尽了苦头，越改越发愚妄不化，朽木一尊。因此，也就认命了，骨子里就——“山里人”了。

这正如我在“山中人语”开篇中所说：不可避免地发自内心的，我总认为自己是个山里娃，就是个山里娃。虽然混迹于城市30多年了，但始终念想的还是生育我养育我的那一座座连绵不断、逶迤起伏的大山。可以说，那些山已是我魂牵梦绕的所在。山的厚重，山的朴实，山的沉默，山的坚韧，怕是我今生今世的努力，也不可企及的啦！

正是因此，骨子里我是有“山气”的：20岁时，人们就直呼我“老解”，沉稳的死气沉沉，一点也不灵便；不管何种际遇，我自岿然不动；不会看人脸色行事，只是按着自己的理解行为。这种愚傻，有时自己都感觉震惊。心想：何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愚妄不化，水烟不进？更多时，还是自我解嘲，美其名曰：在江湖上行走，不沾染江湖上的恶习。但细想想，也就释然了：我本出生于山里，自小就是山风沐浴，山土滋养，山泉滋润，山阳滋长。“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嘛，成长时，已浸润在山中，哪能没了山的气息？再想想，就引以自豪了；谁的成长能离开自己生存的环境呢？谁的血液里不流淌着家乡的血色呢？我庆幸我的出生，我以我是“山里人”而自豪啊！于是我就叫“山中人”，“山中人”说话，那就叫“山中人语”吧。

即将出版的这本诗集《我的心：有山有水有诗》中的诗，正是“山中人语”的一部分。我的心里山的底色，是家乡的那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山；我的心里的水的底色，是家乡那沟涧里流动的潺潺的小溪。因此，我心里的诗，也只能是以这山的朴实和水的纯净为底色的。

也正如我在“山中人语”开篇中所说，既然是“山中人语”，那肯定是要不失山里人的品性：语要平实，话要实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哗众取宠，不无病呻吟；不花拳绣腿，不卖弄风骚；实话实说，要有真情实感。

写到这里，忽然，我的心里有些忐忑：诗集《我的心：有山有水有诗》，也是按着自己以上的希望去写的。但是，能否达到表情达意的真实，那很值得商榷。浅薄如我者，差距自然不会小。幸好，书出版了，就如一个人裸奔一样，一切只能由受众去评说了。作为作者，只有虚心倾听，只有努力改进的份了。这一听一改，说不定，真还让我更能真正的有“山中人”的风骨呢。

山 中 人 的 心 里 话

——写在《诗意的生活》出版之后

母亲擀的那碗面

文/张素明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是母亲节，不只是因为起初这是一个洋人编排的节日，更难记的是因为它并不是固定在哪哪一天，而是让人们去推算，这对于算数糟糕到底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闹不清”。但微信上众多的关于母亲节的文章还是让我不由得再想写一篇母亲的文章来。

二十九年了，母亲在那个冰销蚀骨的世界里，留给我的却是更多的思念。母亲在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在不断被放大，萦绕在我的生命中。

晚上做梦梦见母亲又在擀面，母

亲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从小就喜欢吃面。而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母亲年老且多病时还要为我做手擀面的情形。

那时我家住在新胜里农业银行家属院，虽是楼房，却还没有液化气，或是煤气，做饭依旧还是靠生火。为了不打搅我睡觉，母亲早早起来，蹑手蹑脚地拄着拐杖走进厨房，盛一碗面，接半瓢水，默默地和起面来。母亲知道我爱吃硬面，但常年的超负荷劳累，母亲的手早已没了多少力气，她努力地撮合着，水、面并不听话，母亲使用筷子先将面拌成絮状，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捏在一起，成团后，母亲

时而用手掌压一压，时而再用拳头拌一拌，往往和一块面就耗去了母亲很长时间。面和好后，母亲用笊布管好，再用锅盖盖住面盆才去捣发上火。

火着了，母亲又忙不迭地去做浇面的臊子，因为是比较早，母亲做的臊子也是比较简单，大葱鲜姜切成沫，先拿盐杀一杀，二三分种后加酱油醋香油味精。臊子做好后，母亲靠在厨房的墙上稍微休息一会儿，开始擀面，因为力气小，母亲把面擀成小剂子，一点一点地擀。擀面杖压在面剂子上，面便吐出了舌头，舌头在不断伸长，汗水顺着母亲的脸颊往下流，

母亲胡乱地揩上一把，直到面擀好了，母亲才会叫起床。老实说，我是极爱吃母亲给我做的手擀面的，但我真的不想让母亲如此为我操劳。便时常对母亲说，妈，您别给我做手擀面了，我大清早的，又不想吃面。母亲笑着说，你那点小小心思妈还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边刷牙一边看着母亲切面。唯有这时候，母亲仿佛没有了病，刀在擀好的面上快速移动，长长的面条柔韧均匀，每到一定数，母亲停下刀来，把面条提起，抖落干面，手往前一探，一小把面条就跃入锅中，母亲拿起筷子锅底一垫一抖，面条欢快地浮上水面。麻利的动作，仿

佛述说着母亲曾经的干练。面做好后，母亲并不吃，她更喜欢的是看着她最小的儿子，在她的面前狼吞虎咽地吃掉那碗面条。

往事如昨，如今这一切都没有了，有的只能在梦里和深深的怀念中。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细腻的，她如涓涓细流浇灌着孩子的心灵。母爱是平凡的，但却无边无际。

二十九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我那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那略显佝偻的身体，她那慈祥的眼神，她那充满对子女爱的笑容和她那日渐无力的双手，那双为我擀面条的双手！浓缩了母亲一生的沧桑，镌刻着

母亲抚育儿女的全部希望！每当想到母亲为了儿女患了一身的疾病，在痛苦中煎熬了一生，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依然眷恋着的世界，我的泪水就汹涌澎湃。

哦，一碗手擀面凝聚了母亲多少的情、多深的爱，我无法计算和表达。但我深知：珠穆朗玛峰8848米，没有母亲的爱高；马里亚纳海沟13400米，没有母亲的爱深；苍天无垠，但怎能比得过母爱的辽阔；大地无边，但怎能比得过母爱的包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走不出母亲的爱！走不出母亲那碗手擀面的温暖和香甜！